

梁祝與遺跡



一、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督頭養第一事。
二、安心之法，唯在無所思。

三、灑脫是養心第一法。
四、憂太急則傷人，而人憔悴，喜太過則心渴，而氣浮，均非也。

東坡夢會廣利王

從以二青衣，予謝以海上逐客
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笑，頃南溟
夫人亦造焉，自不知在人世，少間
出素文娟文獻，命予口誦，予賦
之曰：

天地雖虛廓，惟海為最大，
聖王時祀事，位尊河伯拜，
祝融為異號，彷彿衆白怪，
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
靈旗插紅纛，赤虹噴澎湃，
若得明珠，司償逐客債。

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
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簷水族，謂之
靈相公，進旨辭賦不避忌諱，祝融
字祀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
到處被柱公所壞，一東坡所紀夢見
廣利王，或另有寓意，非真有其夢
也，然夢境無端，果有其夢亦不足以
寫奇，曩昔濟海之人，奉南海廣利
洪聖大王真慶，香港皇后大道東，
亦有洪聖廟，昔年香火甚盛，近年
漸替矣，粵中洪聖廟甚多，而以第
十甫洪聖宮為最軒敞，與文昌廟為
鄰，民國十三年粵垣投標公產局，
舉文昌廟一併拆卸，於寺盛傳移去，
與其鄰久已馳譽之文園酒家抗衡，
夷為平地，空置甚久，至關文昌路
時，一部份剷為馬路，一部份建
為西南酒家，以文昌廟為號召，
八者，即四分八厘，為一角之三分
二，蓋每角為七分二厘，半角三分
六厘，每角三個「二分四厘」也，
有火肉一大片，白切肉一大片，
蒸蛋一大件，鹹蛋半隻，盛以八角
碗，另一碗盛麵條，陳列卓前，任
客自擇，然後灑湯使熱，既可佐酒
欲滴，一時勞動者咸與焉，其門如
市，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因併及。

（未完）

袁天綱相法如神

遂起質其母曰：「數候之不得，今方見
之矣，是鵠息也，必壽貴，惟不富耳」
秉衡軸，極人臣之貴，嶠，相實難知，
惟天綱知之，天綱之相術，名聞朝野，
人皆趨問，無不驗者，一日，申公高士
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
曰：「自知相祿已盡，不合更有，且恐
今年四月大厄」，果是月卒，「感定錄
載：「唐，則天之在豫也，益州人
袁大綱能相，其父令相其母楊氏，天綱
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召其子相之，
人馬奔騰，賊兵糧退，劉裕啓奏朝廷，
敕封為忠義王，人馬奔騰，縣令梁山伯
立廟，歲時奉祀，「刺史立廟，歲時奉
祀，則梁山伯此遺跡，別有所紀。」

此外，紀述梁祝遺跡，大都附托神話，或

出諸附會，即如「荆新志」記載：吳中呼黃色蝴蝶

為梁山伯，黑色蝴蝶為祝英台，說是死後焚

衣所化，精誠所聚，而據「荆溪新志」則謂：

今善相寺後，猶有「祝英台」石碑，英台讀書處的石碑，

梁祝在宜興善慈山碧蘇岩讀書，同宿三年，至

精陰陽之術，客師嘗稟令，與賈文通

天綱目一視，大驚曰：龍睛鳳額，貴

之極也，若是女，必為天下王」，天綱

有子曰客師，得父真傳，曾相平生，且

天時，懷抱，衣男子衣服，母乳抱至，

謂其兩子，可至刺史，終亦免胄，見韓

國大夫曰，此女太貴，惟不利其夫，則

之福也，若是女，必為天下王」，天綱

以一銀盒，一風，令諸術數者驗之，

皆言一風於其中，高宗陰佩各術數者之

能，獨客師曰：「高宗腹藏之，已而

同供奉，高宗嘗石見術數者，客師與焉

，以一銀盒，一風，令諸術數者驗之，

子春

許希她

我……

那可不是玩的，所以



「所以還是看準我好欺侮，想在我身上揩油，但是你如果告訴乾媽，說她賺錢最多的小姐呀！」

「哈哈！尤小姐，到中山北路去了，你想她會那麼輕易的讓我去嗎？」

「我可是她那幾年來，給

害，莫怪你會紅遍半個台北市。」他明

朗地說到這裏，右手將掛在左手腕上的手鍊脫下來，遞給我，又說：

「這個手鍊雖然是舊的，却是名牌

，現新的市價將近兩十元，會舖裏固

然不值錢，但我將它押在你這裏，算是

表達我一點心意，將你救急吧！」我今

天晚上，至遲明早，如果不能點錢，天給

我的拜兄弟，我不但對不起他，而且

會（兄弟羣）丟面子的。」

我沒有接他的手鍊，但却舉目看了

看他的爽朗的態度，誠摯的表情，我突然

有點兒感動，覺得史能比我像中好

多，不管他說這話的態樣與表情是真

假，總算還有點人味，我將他拿手鍊

的手推回去說：

「好吧！就算我先付給你半年的保

護費，你明早九時來乾媽這裏取吧！」如

果我不在，我會寄放在海華那轉交給你

的。」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臉上掠過欣喜

的顏色，將手鍊重新戴上，又很恭謹地

說：

「能不能今天取上給我呢！實在我

這個拜把兄弟急着要用錢。」

「那好，你晚上十一時以後來一

吧，湊湊着，也許我先向乾媽借一借。」

「謝謝你，我會記得你的幫忙的！」

「哼！」我本想對誰稀罕他記得，但話一喉嚨又吞下去，覺得大可不必。

於是我就站起來，有點忸怩地走進前來，溫柔地將我擁入懷中，嘴靠在我

的耳邊說：

「聽不要牛氣，我又給你惹得慄火

中燒了。」

我本想推開他，最後還是使他滿足了。

二十六

在我到乾媽那裏，第三年將近半終的時候，一天晚上，我無意中發現我床底下的皮箱好像給強盜擗開過，我查了一下，衣服布料沒有少，但三條白金的項鍊，兩個鑲着寶石的白金戒指，一隻黃金手鐲，却不是飛了。這些東西？

「我可是她那幾年來，給

害，莫怪你會紅遍半個台北市。」他明

朗地說到這裏，右手將掛在左手腕上的手鍊脫下來，遞給我，又說：

「這個手鍊雖然是舊的，却是名牌

，現新的市價將近兩十元，會舖裏固

然不值錢，但我將它押在你這裏，算是

表達我一點心意，將你救急吧！」我今

天晚上，至遲明早，如果不能點錢，天給

我的拜兄弟，我不但對不起他，而且

會（兄弟羣）丟面子的。」

我沒有接他的手鍊，但却舉目看了

看他的爽朗的態度，誠摯的表情，我突然

有點兒感動，覺得史能比我像中好

多，不管他說這話的態樣與表情是真

假，總算還有點人味，我將他拿手鍊

的手推回去說：

「好吧！就算我先付給你半年的保

護費，你明早九時來乾媽這裏取吧！」如

果我不在，我會寄放在海華那轉交給你

的。」

二十六

在我到乾媽那裏，第三年將近半終的時候，一天晚上，我無意中發現我床底下的皮箱好像給強盜擗開過，我查了一下，衣服布料沒有少，但三條白金的項鍊，兩個鑲着寶石的白金戒指，一隻黃金手鐲，却不是飛了。這些東西？

「我可是她那幾年來，給

害，莫怪你會紅遍半個台北市。」他明

朗地說到這裏，右手將掛在左手腕上的手鍊脫下來，遞給我，又說：

「這個手鍊雖然是舊的，却是名牌

，現新的市價將近兩十元，會舖裏固

然不值錢，但我將它押在你這裏，算是

表達我一點心意，將你救急吧！」我今

天晚上，至遲明早，如果不能點錢，天給

我的拜兄弟，我不但對不起他，而且

會（兄弟羣）丟面子的。」

我沒有接他的手鍊，但却舉目看了

看他的爽朗的態度，誠摯的表情，我突然

有點兒感動，覺得史能比我像中好

多，不管他說這話的態樣與表情是真

假，總算還有點人味，我將他拿手鍊

的手推回去說：

「好吧！就算我先付給你半年的保

護費，你明早九時來乾媽這裏取吧！」如

果我不在，我會寄放在海華那轉交給你

的。」

二十六

在我到乾媽那裏，第三年將近半終的時候，一天晚上，我無意中發現我床底下的皮箱好像給強盜擗開過，我查了一下，衣服布料沒有少，但三條白金的項鍊，兩個鑲着寶石的白金戒指，一隻黃金手鐲，却不是飛了。這些東西？

「我可是她那幾年來，給

害，莫怪你會紅遍半個台北市。」他明

朗地說到這裏，右手將掛在左手腕上的手鍊脫下來，遞給我，又說：

「這個手鍊雖然是舊的，却是名牌

，現新的市價將近兩十元，會舖裏固

然不值錢，但我將它押在你這裏，算是

表達我一點心意，將你救急吧！」我今

天晚上，至遲明早，如果不能點錢，天給

我的拜兄弟，我不但對不起他，而且

會（兄弟羣）丟面子的。」

我沒有接他的手鍊，但却舉目看了

看他的爽朗的態度，誠摯的表情，我突然

有點兒感動，覺得史能比我像中好

多，不管他說這話的態樣與表情是真

假，總算還有點人味，我將他拿手鍊

的手推回去說：

「好吧！就算我先付給你半年的保

護費，你明早九時來乾媽這裏取吧！」如

果我不在，我會寄放在海華那轉交給你

的。」

二十六

在我到乾媽那裏，第三年將近半終的時候，一天晚上，我無意中發現我床底下的皮箱好像給強盜擗開過，我查了一下，衣服布料沒有少，但三條白金的項鍊，兩個鑲着寶石的白金戒指，一隻黃金手鐲，却不是飛了。這些東西？

「我可是她那幾年來，給

害，莫怪你會紅遍半個台北市。」他明

朗地說到這裏，右手將掛在左手腕上的手鍊脫下來，遞給我，又說：

「這個手鍊雖然是舊的，却是名牌

，現新的市價將近兩十元，會舖裏固

然不值錢，但我將它押在你這裏，算是

表達我一點心意，將你救急吧！」我今

天晚上，至遲明早，如果不能點錢，天給

我的拜兄弟，我不但對不起他，而且

會（兄弟羣）丟面子的。」

我沒有接他的手鍊，但却舉目看了

看他的爽朗的態度，誠摯的表情，我突然

有點兒感動，覺得史能比我像中好

多，不管他說這話的態樣與表情是真

假，總算還有點人味，我將他拿手鍊

的手推回去說：

「好吧！就算我先付給你半年的保

護費，你明早九時來乾媽這裏取吧！」如

果我不在，我會寄放在海華那轉交給你

的。」

二十六

在我到乾媽那裏，第三年將近半終的時候，一天晚上，我無意中發現我床底下的皮箱好像給強盜擗開過，我查了一下，衣服布料沒有少，但三條白金的項鍊，兩個鑲着寶石的白金戒指，一隻黃金手鐲，却不是飛了。這些東西？

「我可是她那幾年來，給

害，莫怪你會紅遍半個台北市。」他明

朗地說到這裏，右手將掛在左手腕上的手鍊脫下來，遞給我，又說：

「這個手鍊雖然是舊的，却是名牌

，現新的市價將近兩十元，會舖裏固

然不值錢，但我將它押在你這裏，算是

表達我一點心意，將你救急吧！」我今

天晚上，至遲明早，如果不能點錢，天給

我的拜兄弟，我不但對不起他，而且

會（兄弟羣）丟面子的。」

我沒有接他的手鍊，但却舉目看了

看他的爽朗的態度，誠摯的表情，我突然

有點兒感動，覺得史能比我像中好

多，不管他說這話的態樣與表情是真

假，總算還有點人味，我將他拿手鍊

的手推回去說：

「好吧！就算我先付給你半年的保

護費，你明早九時來乾媽這裏取吧！」如

果我不在，我會寄放在海華那轉交給你

的。」

二十六

在我到乾媽那裏，第三年將近半終的時候，一天晚上，我無意中發現我床底下的皮箱好像給強盜擗開過，我查了一下，衣服布料沒有少，但三條白金的項鍊，兩個鑲着寶石的白金戒指，一隻黃金手鐲，却不是飛了。這些東西？

「我可是她那幾年來，給

害，莫

華人認為從石子裏是不能榨出油來的。但在化學實驗室中像火石機內石子却能用來製成潤滑油以的「油脂」。原來火石是「X」和氯的化合物。祇要抽去火石和火力優於汽油的「油液」。原來火石中的氯，便能得到褐色粉狀的網X。這網X如果和其他化學元素作用化成，就可以製成許多奇異的新物質來。

辣地許X，話千真萬確的。「X」是地球上蕴藏最豐富的化學元素，差不多地壳一半是由它的化合物組成。在植物纖維的結實，動物骨骼的堅硬與否，完全取決於含X的多寡。這就是平常的「X」，化學家現在把它製成了許多新物質。

一種理想的布料快要製造成功了。用這種布製成的布，不怕雨水和油污。比如倒上一瓶墨水，也可以一瓶顆地像珍一樣地用茶匙舀起來，決不會留下絲毫一個油污，湯跡一抹就掉，絲毫不用扭轉。原來說種來普通的棉布，已放置在溶解其X化合物的汽油中浸過。汽油污，湯跡一抹就掉，絲毫不用扭轉。你想，這樣的棉布那會吸收水份呢？用同樣的方法，製成大衣，衣服，下雨可毋需雨具。儘管大雨傾盆也可乾燥如舊，決不會變成落湯雞。

汽車的零件和機器少不了要用滑潤劑，而滑潤劑在嚴寒的時候，却也會凍結的，因而影響機器的操作。普通熱時稀及稠是正常溫度的四分之三，在零下卅七度時，却有濃到三百倍。但是，「石英砂」製成的「砂油」，在熱時，溫度只弱一倍。還有什麼潤滑劑

除了耳朵的防衛力量，加以挖耳的東西不潔，可能使外耳道沾上細菌，引起腫化膿；又尖的物體，容易刺破耳膜，影響聽力，甚至成耳聾子。只有當耳垢太多時，才不妨用一根牙籤捲上藥，挖，最好把耳屎割掉，那外耳見了光，把耳屎輕輕掃除，如耳屎發癢，用棉，把耳屎輕輕掃除，如耳屎發癢，用

除了黃金手鐲而外，其他的，都是顧客送的，固然不是甚麼貴重的東西，但

這種含X的「破油」作用。

這種漆油，可耐高熱。

如果塗上這種漆油，外表面滑如鏡，在

雨中騎車可點也不沾，連泥漿都不會

沾上。

（以X代破字）

音書陸曉傳言恒溫：「飲三升便醉

」，陸納「素」善飲，止可二升。」這

二升就好像現在的兩小杯。

西京雜誌說：「韓安國作凡賦

不成，罰三升。」這和石崇全谷的

罰酒三斗，蘭亭契（旁衣）集的罰

飴，取意完全相同。升，斗，飴雖

有大小之別，但都是酒器，和詩

的「罰深杯亦不辭」中說杯是一樣

的。一石數石，皆是循着衡量的習

慣而言，意思就是十斗數十斗。所

以最不能飲酒的也罰飲一升，多的

可以利數石了。

（下）

雖然由於科學的進步，許多家

庭已進入了「全部電器化」的階段

，但洋燭

一這種古老的用具

到今天依然屹立不倒。而且，洋燭

的銷路，一天比一天多。

美國有一家專門製造洋燭的廠

家，每天生產一千萬枝，所出

的洋燭，款式達千種以上。

在一個世紀前，洋燭是唯一用

來散播光明的用品，因此政府管

理嚴，任何人也不能製造以圖出售

。一七六九年，法國有一個男女

被英王下令拘捕，結果被罰了一

百英鎊，名就是「未經許可製造

的洋燭」。

一些外埠以補家庭的不足，製造

洋燭，如果在家庭中製造，極易造成

危險，任何人也不能製造以圖出售

。本來獨營，無外股份。因人力缺乏

，難已兼顧。必要犧牲平賣。有長期批約

。想做生意者，請到來商討。

（未經許可製造洋燭者，極易造成

